

中州豪俠張鈞(二)

于凌波

號召舊部組靖國軍

陝西靖國軍的由來，要自清季末年說起。

清季末造、革命空氣瀰漫全國，陝西革命事業，以于右任、井勿幕、景梅九、王子端、郭介卿、焦子敬諸人肇其端。軍人方面，以保定軍校畢業回陝的張鈞、錢定三(鼎)、陳樹藩及日本士官畢業回國的張鳳翽：張益謙爲中堅，而哥老會首領及綠林豪俠，如張雲山、馬福祥、胡笠僧(景翼)、郭堅、岳西峯(維竣)、黃金山等，亦皆全力贊助。辛亥起義，陝西光復，入民國後，起義之民軍多被改編。民國四年，豫匪白狼犯陝西，袁世凱以剿匪爲名，派其心腹陸建章率軍入陝，調陝西都督張鳳翽入北京任將軍府將軍，以陸建章督陝；陸號「屠戶」，摧殘革命勢力，殺害黨人，橫征暴斂，暗無天日。

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，國父孫中山先生號召全國軍民討袁，陝西黨人組織護國軍響應。胡笠僧、劉守中二部首先發難。五月，陸建章不敵，棄城逃遁。六月袁世凱病卒，北洋政府仍不甘放

棄陝西之地盤，乃命陝南鎮守使陳樹藩繼任陝督。陳原爲同盟會員，早年贊助革命甚力，却於此時投靠北洋，與北京段祺瑞相呼應，壓迫黨人，解散民軍，殺害革命黨人數以千計。而革命黨人亦以陳樹藩爲革命大敵，在各地紛紛起義反抗。民國六年，于右任返陝策動革命，據于右任年譜記載：

「民國七年，(于)先生年三十八歲。

是年五月先生返陝，與井勿幕、張鈞、宋元愷、李元鼎、胡景翼、曹世英、劉守中、樊鍾秀、于鶴九、李春堂等籌商策應西南共起討逆。先是先生鑒於時局之切迫，曾在滬與國父計議，以革命宜自北方着手，以突破北洋軍閥之陣營，故有此行。後以陳樹藩之阻撓，先生復黯然返滬。」

于右任和國父孫先生在上海的計劃，是希望陝西起義，佔有全陝後，向東南發展，側擊武漢，孫中山先生由廣東北上的北伐軍，由南北進，兩下會攻，不難克敵；然後由武漢北進，直搗北平。不幸爲陳樹藩所阻撓，未能實現。

民國七年，陝西富平人張富安，爲同盟會員

，時在陳樹藩部下任營長，駐三原，首先率部起義，佔領三原；在陝西東部起義的胡景翼見事大有可爲，隨即趕到三原，組織靖國軍，自任總司令，張富安曾是胡的部下，也樂於推戴。是年初夏，張鈞亦應胡景翼之邀約，共圖西北革命，由北平間關經太行、伏牛諸山，抵陝西商縣，號召舊部。時河南民軍樊鍾秀部亦在商縣，雙方共商進軍之策；曾攻克雒南、藍田諸縣，張鈞並於七月一日通電獨立，稱「靖國軍南路司令」。其他各地民軍將領如曹世英、郭堅等也紛紛響應，惟以總司令胡景翼，當時年僅二十餘歲，各路將領多未心服，乃有迎于右任回陝領導之議。

胡景翼等所派赴上海迎接于右任的三位代表是王玉堂、張慶餘及成伯仁。他們一行四月由上海動身，向陝西出發，五月初抵洛陽時，于右任化裝成傳教士，三位代表化裝爲隨從教友，由豫西渡黃河，繞道晉南，再由晉西渡河，避過北洋軍的盤查經陝北之宜川、延安等不毛之地，於五月廿日抵三原。

于右任返抵三原，先與張鈞、胡景翼會合，

然後於七月下旬召集各路將領開會，共推于右任爲陝西靖國軍總司令，張鈞爲副總司令，原任總司令的胡景翼改任前敵總指揮。爲了組織運用，使軍隊系統化，將全省各地靖國軍整編爲七路，這七路人馬是：

第一路，司令郭堅，轄五個支隊共五千餘人，駐陝西西部岐山、鳳翔、興平、乾縣等地，掌川陝交通的咽喉。

第二路，司令樊鍾秀，轄三支隊三千餘人，駐陝西最富庶的藍田、霍縣一帶，威脅西安左翼，這是一支河南來的客軍，以後民國十二年，孫中山先生討伐陳炯明之役，樊鍾秀千里赴援，開到廣東解危，中山先生特將這支部隊命名爲「建國豫軍」。

第三路，司令曹世英，轄三支隊三千餘人，駐渭北高陵、淳化等縣。民國廿五年發動西安事變的主角之一楊虎城，此時是第三路第一支隊司令。

第四路，司令岳維峻，轄五支隊六千餘人，駐三原、富平、蒲城、耀縣等地。

第五路，司令高俊，轄二支隊二千餘人，駐邵陽、韓城等地。

第六路，司令盧占魁，轄三支隊三千餘人，駐三原，爲總部機動部隊。

第七路，司令惠有光，只有一個獨立支隊，屬總部指揮。

這七路兵力共兩萬數千人，佔領地區東至黃河，西至陝甘交界，共十四個縣，人口在三百萬以上。

于右任在清末即宣傳革命、德高望重。且爲各路將領推代表請回來的領導人，這總司令的位置，自然是衆望所歸。張鈞於會議後，帶領其直屬支隊，到終南鎮指揮樊部攻克藍田縣。張鈞是保定軍校出身，辛亥、民元的大都督，因此，整軍作戰的策略，全部落在張鈞的肩上了。

當時的靖國軍，人數雖不足三萬，但在國內造成的聲勢却十分浩大。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六年九月，在廣州就任軍政大元帥，十月誓師北伐，因軍力懸殊，未獲進展，此時得知于右任返陝領導靖國軍，感到非常高興。這正是一年前孫中山先生與于右任在上海所議「革命宜自北方着手」的計劃；孫中山先生隨即電令滇軍唐繼堯、黔軍王文華、川軍石清陽、鄂軍黎天才、石星川，組織「四省靖國聯軍」，分路援陝。四省靖國聯軍揮兵北進，湖北黎天才部陸續攻佔了陝南的興安、漢陰、白河等縣後，不幸南方政府改組，孫中山先生離粵，四省聯軍援陝、南北呼應的革命計劃中斷，鄂軍也自陝南折回。

靖國軍自民國七年五月成立，到八年三月，與投靠北洋政府的陳樹藩，在關中各地，發生大小戰役八十餘次，其間前敵總指揮胡景翼中計被俘，繼任前敵總指揮井勿幕又被陳樹藩誘殺，于右任至感傷心，三月底南北政府在上海議和休戰，雙方成了僵持狀態，靖國軍乃得暫獲喘息。民國九年，北洋政府中直系的曹錕，與皖系的段祺瑞鬧翻，七月發生直皖戰爭，直勝皖敗。十年六月，勝利者的直系派閥相文、馮玉祥率二十師及十六混成旅入陝。驅除依附皖系的陝督陳樹藩，

陳樹藩兵敗，率領殘部退守漢中，關中遂入於直系掌握，由閻相文任陝西督軍。

三個月不到，閻相文突於八月間自殺身死，馮玉祥順理成章的接任了陝西督軍。這位翻雲覆雨的馬二先生要比閻相文難纏得多，他立意要瓦解靖國軍，以統一陝西。

靖國軍自民國八年三月停戰後，只能勉強維持現狀。八年孫中山先生致于右任信中說：「願軍政府南方亦僅有虛名，欲期以餉械相助，勢所不能，兄處困厄之交，尙冀維持固有實力，保存現在地盤，以待發展之機。」

民國九年，陝西大旱，七月不雨，靖國軍糧餉兩缺，外援無望，總司令部常至無錢買菜。于右任詩集中有一首描寫當時情況的詩：

「兵革又凶荒，三年鬢已蒼，那猶橫白骨，天復降玄霜。戰士祈年稔，鄉民祭國殤。秦人爾何辜，殺戮作耕桑」。

于右任在致友人書中謂：「故人厚我，當檢骸骨於戰場灰燼中也。」

王陸一註于右任詩稱：「自八年九月至九年三月，凡七閱月無雨澤。軍中向無餉金，將佐士兵皆日啖粗糲，戰馬亦芻秣不具」。軍中苦況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這時馮玉祥對付靖國軍的辦法，一方面是利誘改編，一方面是威脅進攻，軟硬兼施，雙管齊下。

靖國軍前後苦撐了五年，臨此餉缺械劣，外援無望，各路將領多數失去了信心，經不起馮玉祥

的威脅利誘，紛紛接受改編。僅楊虎城、麻振武不爲所動，於民國十一年初隨着于右任和張鈞到鳳翔。又經過數月激戰，終以大勢已去，事無可爲，于右任與張鈞，於民國十一年六月，與僅有的將領幕僚們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，即把靖國軍解散。于右任由甘肅入川轉上海；張鈞帶了部份幕僚，回到河南故里鐵門鎮。

于右任詩集中有一首與「張伯英（鈞）出遊唐園」的詩：

「各國千載今餘幾，幾代名人來看花，老木參天巢鶴鶴，長藤踞地走龍蛇。淒涼百戰玄黃馬，危急三春子母鴉，菜子花香參生浪，才知美景在農家。」

這是民國八年三月停戰以後，軍事稍暇時出遊所作。

解甲歸田與辦實業

民國十一年六月，靖國軍解散，張鈞離開陝西，回到鐵門故里，迄北伐成功，他二次出山，任河南省建設廳長爲止，先後六年，是張鈞息影家園，不問國事的時候。

在這六年中，國事如麻，一言難以盡述。

民國十一年四月，第一次直奉戰爭，直勝奉敗，重迎黎元洪入京復任大總統，事實上國事操入直系之手；吳佩孚開府洛陽，威風八面。民國十二年底曹錕賄選成功，登上總統寶座。民國十三年九月第二次直奉大戰，吳佩孚北上督師，於北京醇親王府四照堂點將，盛氣凌人，不幸山海關戰事正酣，而馮玉祥一路在古北口「班師回京

」，發動所謂：「首都革命」；吳佩孚一敗塗地乘輪南下，北方張作霖、馮玉祥推出了段祺瑞任臨時執政。

南方則於十一年六月發生陳炯明叛變，炮轟觀音山，孫中山大總統避居永豐艦，蔣介石石千里赴難，於十二年奉孫中山先生命籌辦黃埔軍校。十三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；十三年

底孫中山先生應段祺瑞、馮玉祥各方的邀請，於十一月北上共商國是，不幸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病逝北京。十五年七月蔣介石誓師北伐，此時北方主人已換了張作霖，自稱爲海陸軍大元帥。

至於豫陝兩地，更是兵連禍結，民不聊生。

張鈞離陝時，陝督已由閻相文換了馮玉祥。十一年馮調鎮督，劉鎮華督陝。十三年劉鎮華率部離陝，參加奉直之戰，陝督由吳新田代理，幾經爭奪，西安落入國民二軍楊虎城、李虎臣手中。十五年吳佩孚令劉鎮華回師攻陝，以主力圍西安，歷時八個月。及至馮玉祥五原誓師，十一月解西安之圍，西安城中幾乎到了「人相食」的境地。

河南方面，馮玉祥十一年由陝西到河南，做了五個月「豫督」——軍務善後督辦，因爲上面還有個頂頭上司，直、魯、豫三省巡閱使的吳佩孚在，一切施展不開，終於到十一月爲吳所逼，到北京去就任空頭的陸軍巡閱使——這一來倒給他了個在南苑頭訓練兵的機會。馮去、張福來上任，那時北政府正高唱「廢督裁兵」的口號，但最後只是把督辦改爲督理，督字仍廢不掉。民國十三年直奉戰爭，張福來率部增援，到後來吳佩孚失敗，張福來也垮了臺，督理換了「首都革命

」勝利者的國民二軍胡景翼，未及一年胡病逝而死，由國民二軍的岳維峻繼任。以後是吳佩孚系的寇英傑、靳雲鵬與國民二軍混戰，岳維峻兵敗離豫，吳佩孚復回河南，到奉軍韓麟春大軍入豫，已是十六年初了。這些軍閥們朝秦暮楚、忽敵忽友、殺得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只苦了豫、陝兩省的老百姓。

張鈞先生自陝西回河南，目睹豫、陝百姓流離失所，生靈塗炭，民生凋敝，農村破產。深感「念載於外，於國無補」。民國十二年春，張鈞修訂家譜，從他所寫的「新安張氏家譜」序文中，我們可以看出他當時的心境：

「民國十二年正月朔二日，鈞整理家務，是時予卅八歲之始月也，家廬如故，人面多新，父行惟母親與兩四伯母在。鈞髮鬢讀書，十七歲入秦，忝總師干，經歷多故，奔走四方，百死一生之身，獲歸田園，父亡矣！而不在側，伯父母沒，而在軍中，撫棺稽顙，屈指廿載於外，於國無補。家禍連綿，老少亡者廿餘人，遭兵燹，遭匪患，祖澤無遺。陷圍園，困圍城，故舊凋零。兩弟傷於鋒鏑，家產蕩於凶年。骨肉數十口，老者衰，幼者弱，扶持無人。加以魯巖祖之遺著待修，先伯先父之碑傳未刻。男婚女嫁及家事之累，筆難罄述。遂謝絕世事，杜門家居。」

張鈞先生愛國愛民這樣的襟懷，要真叫他息影田園，杜門家居，談何容易？果然，十三年第二次奉直戰爭之後，吳佩孚自天津乘輪南下，由漢口登陸，經鄭州回到洛陽。十一月下旬在鄭州設立護憲軍前敵總司令部，準備再大幹一場。張

鈞到鄭州，聯絡紳民組織「弭兵會」，通電全國，反對在豫作戰；所幸這一場仗未打起來。

張鈞目睹農村殘破，人民失業的情形，決定以興辦事業來發展地方經濟，乃與辛亥陝西首義同志，陝西靖國軍幕僚王廣慶在河南陝縣觀音堂創辦民生煤礦公司。

民生煤礦公司的規模、生產量到底如何，已無資料可考。不過四十年前，筆者在初中讀書時，曾到礦區參觀過一次。

筆者與張鈞先生季子——老七廣平為總角交，民國三十一年暑假，應廣平之約，同遊礦區。記憶所及，是由隴海鐵路觀音堂車站下車，轉乘礦區窄軌小火車赴礦場，小火車有客車、貨車及運煤車三種，行程不及一小時到達，礦區有村鎮、大片瓦房，居民均係礦區工人，一片繁榮氣象。礦坑在村鎮外；多係步井（倚山挖洞、步行可入者），坑內以木為架，地面有更狹之小鐵軌，供抬車運煤之用。

筆者與廣平頭戴鐵盔，手持電筒，深入底坑，坑內支線縱橫交錯幾至迷途。

以當時眼光來說，可算是一個新型工業區。

張鈞興辦實業改善民生的計劃，並未至此而止，抗戰勝利後，又在江西樟樹鎮開發煤礦，打算把河南災區難民移到江西礦區。他並感到發展工業為改進實業的根本，乃向善後救濟總署洽購工作母機、製造工廠的全套設備。三十七年，機器已自國外運到上海，惜因赤禍泛濫，大局日非，這項計劃也就擱淺了。

民國三十一年與廣平遊礦區之後，曾到鐵門鎮張府一謁張鈞先生；三十二年夏，曾再謁張先生於西安冰窖巷陝寓，當時他在大客廳中，着紡綢中式褲褂，御案讀禮記。時張鈞已五十八歲，慈祥中自有威嚴，迄今記憶猶新。

張鈞息隱生活中，尚有一段插曲，即民國十三年二月，曹錕的北京政府授他以「略威將軍」。這種將軍名號，原是袁世凱民國四年為了擴張勢力，排除異己，在北京建將軍府所訂出的一套把戲，多以威、武二字冠之，如徐樹錚的遠威將軍、吳佩孚的孚威將軍等是。張鈞對於這般軍閥原本深惡痛絕，對於這種浮濫名器祇是一笑置之。

治河築路興修水利

民國十七年，北伐成功，十月國民政府改組，總司令蔣介石被選任國民政府主席，東北易幟，全國統一，國民政府致全力於國內建設。十月下旬，國府任命張鈞為河南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，並兼任河南賑務委員會主席。自辛亥首義，民四反袁，民七至十一領導靖國軍與北洋軍閥週旋，靖國軍結束後，解甲歸田，興辦實業，六年於茲。全國在青天白日旗幟下統一，張鈞始二次出山，擔任公職，服務桑梓，其志節足以風世。

十七年十二月，政府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部之將領韓復榘參加北伐，不無微勞，特任命韓為河南省政府主席。馮之部將，同時任省主

席者，有孫良誠長山東、宋哲元長陝西、劉郁芬長甘肅、孫連仲長青海、門致中長寧夏。

民國十八年中央召開編遣會議，馮玉祥不滿中央編遣計劃，四月密電山東之孫良誠及河南韓復榘，命他們立將部隊撤至潼關以西，並將隴海鐵路洛陽以東之鐵軌破壞，以防中央派軍追擊。韓遵馮命率部離汴，國民政府任命張鈞代理河南省主席。張鈞於十七年就職後，賑濟災民，安撫流亡，民生賴以粗安。他感於河南連年兵患，民不聊生，建設落後，百廢待舉。而黃河歷代為患，影響民生至鉅。且豫省平原千里，溝洫失修，雨多則澇，雨少則旱，是以民國以來，幾至無歲無災，以致民生凋敝，農村破產。他認為要改善民生，則整治河道，興修水利，實為當務之急；乃成立水利局，專司其事。首先將各重要河道，如汝、淮、伊、洛、衛、濟、漳、洪、以及惠濟、賈魯、雙泊等河渠先予查勘測量，作整體之規劃，接着疏浚惠濟河，重挖與運河接連的惠賈渠，導引黃河之水注入惠渠；冲刷河道污穢，增加水量，以利航運。

隨後整理豫東各縣水道，使澇有所洩、旱有所資，並改良農田土壤，增加糧食生產。如果能數年安定，張鈞的水利計劃全部完成，河南農村將是何等氣象；不幸民國十九年夏天發生了一「中原大戰」，繼之張鈞調職，以致未能竟其全功。張鈞當時為了配合水利計劃，造就治河人才，同時創辦了一所水利工程專科學校——此為當時國內唯一的水利專校，名為省立，當時則隸屬於建設廳，以國立北京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的陳峻

峯爲校長。

這所學校最初是訓練性質，爲配合建設工程的需要，第一期係招收當時編餘職業的軍官，施以專業訓練，分發到治河及水利單位任職。第二期學生，以各縣建記局的現職人員爲對象，等於現在的在職進修。學生爲公費制，膳宿均由學校供給。當年全國統一未久，地方財政極端困難，張鈞全力維持學校經費，以謀求水利設備的充實與發展。

水利專校於施教三期後改爲五年制專科，招收初中畢業生，施以五年專科教育。民國二十六年「七七」抗戰開始，學校由開封遷到宛西鎮平

、內鄉，三十一年改爲國立，並改制爲三年制專科，招收高中畢業生，施以三年正規專科教育，易名爲國立黃河流域水利工程專科學校。民國三十三年日寇西侵，該校又遷到陝西寶雞。直至勝利復員，再遷回開封，三十五年併入於國立河南大學工學院水利系。

中外文庫 文 史 論 叢 全 一 冊

謝 康 教 授 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，析論中外文學家、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、事功及掌故軼事，深入淺出，字字珠璣，要目有：「評譚嗣同仁學」「新人文觀念與生活的覺解」「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」「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」「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」「略談英、法、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」「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」「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」「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」「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」「俄國兩大大文豪的絕交」「再論文學史的方法」「論諸葛亮」「屈原底追念」「秦始皇論」「談謝靈運」「論關羽」「韓愈論」「柳宗元論」「岳飛」「曾國藩論」「談彭玉麟」「李香君」「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」「晚清嶺南學流及其影響」「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」。全書五百餘頁，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大專 用書 最新應用文 邵 健 行 著 二十四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壹佰伍拾元 郵撥 14044 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爲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種類、結構、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。便條。名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、題辭。啓事。廣告……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定價壹佰伍拾元。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。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